

江湖青春

◎ 香蝶 著

金枝一路追拿逃婚在外的师兄「玉笛公子」，
正在千头万绪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时候，同为

却意外遇到旧日情人……
「影护」的几人又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诡异的宫廷变乱……

剑／气／满／天／花／满／楼



无名

Wu M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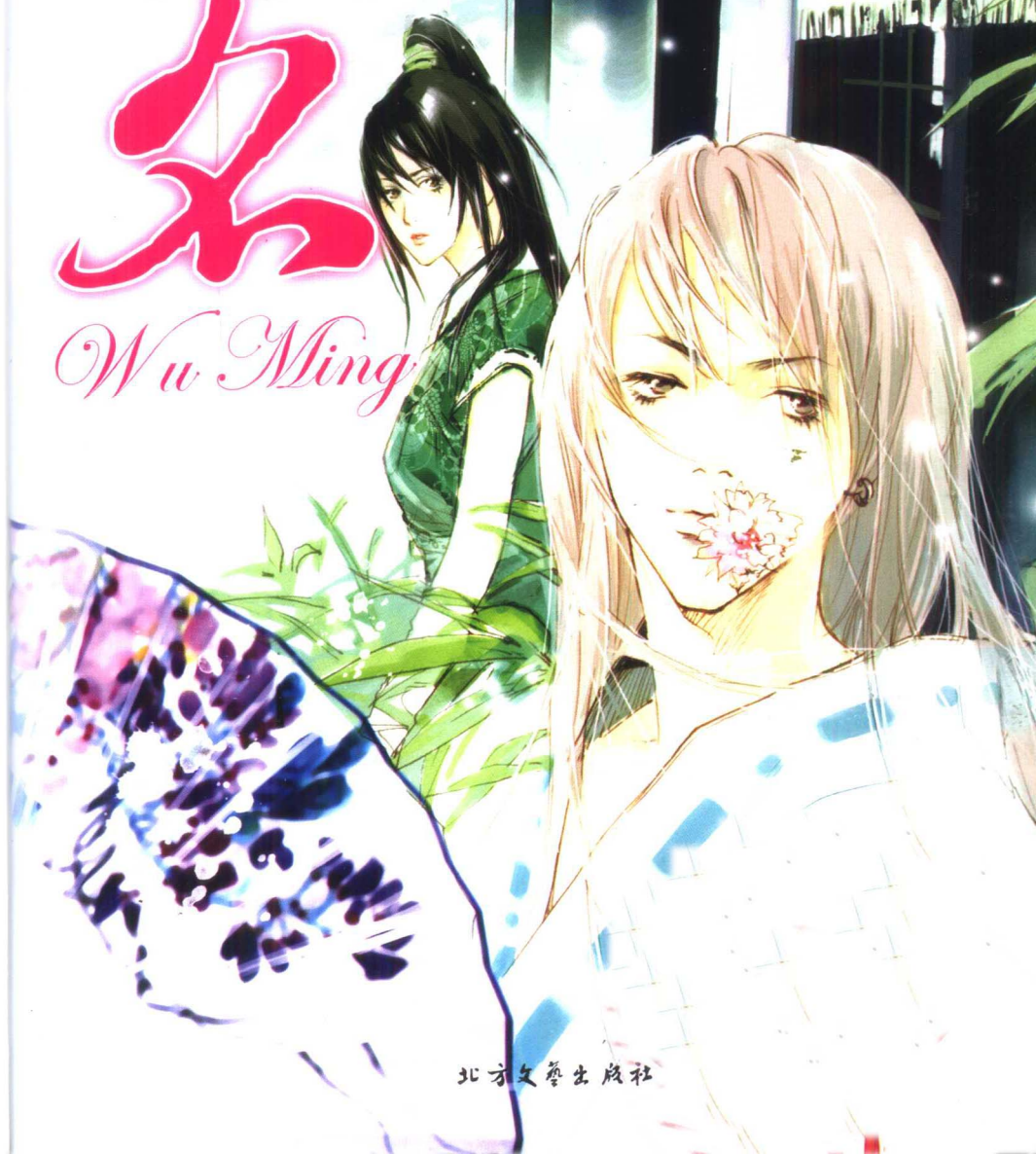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© 香蝶 著

無名

Wu Ming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名 / 香蝶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
2006.7

ISBN 7-5317-2029-9

I. 无 … II. 香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0909 号

无名

Wuming

作 者 / 香 蝶

绘 图 / 唐 卡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于祺盛

装帧设计 / 引文馆 · 闫薇薇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640 × 960mm 1/32

印 张 / 6.875

插 页 / 4

字 数 / 160 千

版 次 /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8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2029-9/I · 1977



商水是条无名的河，缓缓地流，慢慢地淌，河边同样是无名的商水镇，来来往往些无名的客，朝朝暮暮，川流不息。

姚扬在被人用灰迷了眼睛之前，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无名的地方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仇家，他一向自认做人本分与人为善，这世上爱他的人虽不会太多，但恨他的人应该也很少。

姚扬是疏于防备或者说是太没有防备了，所以才会那么轻易地被经过身边的老头儿掷中了灰包。那个挑着担水的老头儿佝偻着背从姚扬身边经过时，姚扬正背着手悠闲地站在桥上看河面上的船晃悠悠地摇过来荡过去，商水镇的风光不错，小桥流水，吊脚木楼，姚扬和着清风站在那里，看着看着就看痴了。

桥面有点窄，而姚扬素来很尊重老人，在感觉到有老人担着重负从背后过来时很客气地向前让了让。老人大概是要道谢，在他背后喊了一声“喂”，姚扬本着你敬我一尺我让你一丈的想法就回了头，原是要客气回个礼的，没料到一扭头看到一个白花花的東西向脸上砸过来，下意识地伸掌一挡，这一挡不要紧，一包灰被劈散开来，撒了他一头一脸。



姚扬听见四下里冲过来好几个人，看是看不见的，眼睛里火辣辣地疼，脸上麻麻的一片，拿手胡乱往脸上抹一抹，手也开始麻起来。“糟糕，是毒粉。”姚扬心里凉了半截，听声音往自己身上招呼过来的刀剑招招夺命，虽说算不上什么高手，可在这窄窄的桥上，自己看不见，就算是命大招招躲过，也保不住不会失足一脚跌下水去。

姚扬用手里的扇子格开劈向头顶的一刀，扇子是刚刚在河边一家店铺里买的香木扇，扇架颇为结实，但再结实不过是木头，比不得铁刃的尖利，扇子“啪”的一声从中断掉，姚扬颇有些狼狈地跳开，丢了断扇，往腰后拔出玉笛来，辨着风声向右前方一扫，听见有人“哎哟”一声痛呼，围攻之势急停。

姚扬肯定他听见的这一声痛呼是陌生人发出的，至少他和偷袭者不熟，不过以仇家的反应来看，他们知道玉笛是自己的武器，那么也该不是完全不认识的人。

“是谁啊？”姚扬实在猜不出来，只好忍着眼睛的疼大声问。

“臭小子，你害得哥儿几个在大牢里待了半年，爷爷们今天要你的命！”一个很粗的嗓子气势汹汹地回答。

牢里出来的？这样的仇家倒不多……

姚扬依稀记起半年前曾经因为囊中羞涩去揭过一回官府的榜，的确是捉了几个不入流的强盗送进官牢领花红，只是那几个强盗的本事太稀松，他对他们没有印象，甚至第二天就忘了他们的脸。

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阴沟里翻船？

姚扬很有那么一点沮丧地站在桥中间，考虑是逃走还是打一场没把握的架——逃走当然最可行，可是看不见路，谁知道会不会逃错了方向栽到河里呢？而且自己分明是中了毒，好像还是

很厉害的毒，这一逃上哪里去找解药？就这么一犹豫的工夫，仇家们已蜂拥而上，想是虽然惧着他手中的笛，但谅他迷了眼，本事自然大打折扣，一时得不了便宜就可缠死他，时间长了吃亏的反正是中毒的姚扬。

姚扬猜得到众人的心事，只是猜到了也于事无补，当他往后一脚踏空，往桥下栽去的时候，也能猜到仇家们一哄而上就是要逼他往桥边上迈那一步，可这个猜中了也没什么用。

终归还是猜晚了。

姚扬只有自认倒霉地往桥下水面上栽……

很丢脸啊！姚扬想。

就在姚扬要栽没完全栽下去的当儿，他感觉到有人拎住了自己的后衣领子，然后被硬生生拽回了桥上。

清风中有股淡淡的茉莉香……

“金枝？”姚扬试探着叫一声。

回答他的是师妹金枝的一声冷笑：“我怎会有你这么个丢人的师兄？”

姚扬只能嘿嘿干笑。

金枝一向是没什么耐性和小角儿争斗的，姚扬只听耳边噼里啪啦乱响了一通，仇家的叫骂声便从桥面上落到了桥面下，叫骂中还间有水声震响乱成一片，想是落水的有几个旱鸭子。

姚扬觉得金枝揪着自己后衣领子拖着走很不成体统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自己的样子定然是颇为狼狈的，于是便叫道：“我好歹也是个大家公子，你就不能揪点别的地方吗？”

金枝的声音听上去颇为嘲讽：“你从头到脚都是毒粉，也就



后领子干净点儿，不揪着你你能认识路吗？难不成要用绳子绑了拖着走？”

姚扬苦笑，用手里的玉笛轻拍金枝的手臂，金枝不那么情愿地松了揪领子的手，转而握住玉笛的另一端。

姚扬就这么被金枝牵进了镇上的客栈，听着金枝指派店小二买药若干、大水缸一个的吩咐，便有些大祸临头的不妙预感。

“你要整我？”姚扬站在客栈门口不进去。

“真没良心，我这不是要给你解毒吗？”金枝从后面一脚踹向姚扬腿窝，把师兄踹得一歪，那硬挺的架子就有些坚持不住，轻轻松松就被拖进客栈里去了。

“我倒宁愿找个大夫。”姚扬忐忑不安。

“我不信这镇上有哪个大夫比我更能治你。”金枝笑。

没多会儿，小二已经听从吩咐在房里置上水缸，金枝拖了姚扬奔过去，姚扬堪堪闻到一股浓浓的药气，已被金枝一头按进了水缸，缸底甚热，似是有火在煎。

金枝见姚扬在水缸中左右扑腾，忍了笑道：“用慢火煎上两个时辰，你身上的毒必能被煎出来。”姚扬哭笑不得：“你就没有别的轻松法子医我？”金枝抱臂不紧不慢往房中椅上一坐，悠悠答道：“轻松法子不是没有，只是你害众师兄妹在外吃了这么多苦头，绝不可以便宜了你！”

姚扬听了这话，想一想，打了个呵欠，问：“莫非你又要劝我回家成亲？”

金枝很无聊地踢踢旁边的椅子脚，不耐烦地反问：“我和你还有别的话可说吗？”

“每次追上来就说这个？你不烦吗？”

“你要烦了就回去娶了湘姑娘，这么逃婚也不是个事，要我

看，湘姑娘那边也急了，师父可发了话，过一个月你再不回去，咱们师兄妹几个就算打断你的腿也要把你绑回去。”

姚扬把脖子往煮温的药水下缩了缩，一边用手舀了汤水洗脸，觑了脸笑道：“就是说还有一个月可逃，你急甚的？”

“你既然答应了家里结这门亲，迟早要娶湘姑娘，这样干耗着算什么呢？累着众师兄妹都撵着你四处跑，大伙儿现在都觉得没意思，你趁早收收心，回家结亲做老爷吧。”

“你们都玩腻了，师兄我还没玩腻呢，”姚扬用力擦着脸上的粉，闭着眼乐，“将来娶妻生子，哪有这般自由？能有一月可逃便逃一月，一月过后，你们打断我的腿绑我回去就是。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我要是回去不娶湘姑娘你们尽可杀了我。”

“是大丈夫就不会让师门蒙羞。”

姚扬一愣：“此话又怎讲？”

“我们虽是江湖上没名气的小门派，可也不曾被地痞无赖欺负过，你方才在桥上被几个无用的混混欺负，真是丢尽了师门的脸！你可还记得临出门前师父怎么叮嘱我们的吗？”

“绝不可丢师门的脸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逃！”

“正是。”金枝道，“我门下人从未尝过败绩，今日险些毁在你手里，你可要认罚？”

“怎么罚？”

“自然是将三十六条门规背上十遍。”金枝的声音里带着点笑意，姚扬虽然看不见，也可猜到她脸上必是一股得意之色了。

肉在砧上，是祸躲不过，姚扬只能乖乖泡在热水里背门规，只觉得越背头越沉，大约背过四五遍，便晕晕地睡了过去。

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突然一勺凉水从头直淋而下，把姚扬冻得一激灵，猛睁开眼睛，只见金枝手提一只空勺站在缸前，“看见



了吗？”金枝笑盈盈地问。

缸中药水已经煮黑，姚扬眨眨眼，果然浑身上下没有不适之感。

“你为什么拿凉水淋我？”姚扬打了个哆嗦，从缸中向外爬。

“凉水一淋，你的身体自然收缩抗冷，现在你身上的毒都煮到水中，若不适时地收缩身体拒吸外物，毒再回流入你体内，我可不管了。”金枝甩过来一件干净长衣，笑嘻嘻往门口走，“你自个儿收拾一下，我去外屋等你。”

姚扬见了金枝的笑脸，越发觉得师妹是故意整他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从行李中找套干净衣物换上，便去外屋找金枝说话。

金枝坐在外屋手端着杯茶正慢慢啜，见姚扬出来连眼皮儿也没抬一下，姚扬见了就有气，摇摇手中的玉笛，问道：“你可知道我在江湖上叫什么？”

“玉笛公子。”

“这半日来你把我又揪又煮，扫尽颜面，是否太过分了一些？”

金枝用杯盖刮了刮杯沿，抬起眼皮：“那你可听过一句俗话？”

“什么俗话？”

“落难的凤凰不如鸡。”

姚扬被噎住。

金枝上下打量姚扬一番，眼光落在姚扬肩头的行囊上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铁了心继续逃婚了？”金枝不动声色地问。

“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回去。”姚扬笑。

金枝叹口气，继续低下头来喝茶：“反正是挡不住你，那你就接着逃吧。”

姚扬愣了愣，倒停了往大门口挪的步子：“这么干脆放我走？”

师妹的眼神颇为不屑：“反正逃到哪里我都能撵着你。”

“这次准备撵到啥份上？”

“四集镇，多一步也不撵。”

姚扬一步步走到大门口，金枝果然没拦阻的意思。

“那我可走了。”姚扬回头说。

金枝只是喝茶，不理他。

“我可真走了。”姚扬一只脚放到门外，回头又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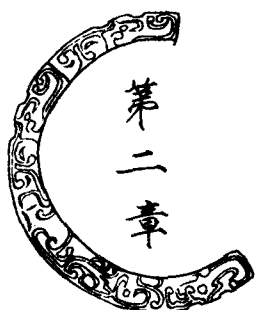
金枝还是不理他。

姚扬忽然就有些不甘，收回了放出门去的那只脚，转过身来：“你们为何老盯着我？那个裴公子不一样对你好？你不也老吊着人家？该嫁就嫁了吧！”他十分认真地说。

金枝冷哼一声，抬起头。

姚扬看见师妹抬手将茶杯盖砸了过来。

“快滚吧你！”金枝怒喝。



商水的上游是四集镇，商贾如云，四方民众每逢集日蜂拥而至，这里也就较其他镇子繁华些，富贵些，因钱而产生的纠纷也多了些。

金枝遇上这样一桩跟钱有关的烦事时已经在离镇子不远的路上，原本是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了，只怪自个儿耳根子软，听那个被绑的小男孩一口一个“姐姐救我”听得头皮发麻，不知怎么着脚尖自个儿就转了个方向，又走了回来。

金枝很久以后想起这件事，还是会很沮丧地叹一句：“女人……”

所以师父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是对的——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！

想她金枝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妙人儿，怎么就敌不过女人的本性和小子的叫声呢？

师父惯常怎么说的？师父说能不惹麻烦就不惹麻烦，咱们反正没名气的小门派，没必要为了博个行侠仗义的虚名去管需要打架的闲事，因为有打架就肯定有被打的，有被打的就免不了有要打回来的，打过来打过去，大多数时候，管这样的闲事跟掉

进酱缸里爬不出来没两样。

违师训当然不对,可如果被人点着名叫,大概也不能完全算是管闲事。金枝闷闷地想。

小孩子被绑得跟粽子似的搁在树下边,旁边两拨儿大人打得正欢,边打边对骂,金枝站在小孩子身边听一会,听明白这小孩子家里是做生意的,当爹的和邻镇另一家做生意的一笔买卖没做清楚,银钱上有了争执,扣着款不发,对方一催二催催急了,索性绑了这家的儿子做人质要钱,当爹的因为事先有些风闻留了个心眼,请了些帮手在家护着家人,没曾想对方请的绑人的比这边保人的厉害那么一点点,硬是把小孩子连拐带抢地绑了出来。拿人钱财为人消灾,保人的这边追出来,追到半路上两边打起来,打了半天看看又得输,小孩子急了,见人就喊救命,看着金枝路过,便扯着嗓子叫起来。

金枝觉着打架的那两拨人打得都没什么水准,掺和进去也没什么意思,想一想,从靴子里拔出匕首把绑着小孩子的绳子割开了:“我要是送你回去,你爹能给钱吗?”她问。小孩子点头:“这些人都是我爹花钱请来的,他们打不过坏蛋,你要是能打过,我爹准给你更多钱。”金枝便把小孩子往背上一背,往四集镇的方向走,心里倒是暗暗骂:这小子,有钱了不起吗?说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!

走了没几步,正打着的两拨人发现了,哗啦一下全围了上来。

“你是谁?”两边的人都纳闷。

“路过的。”

“路过的你干吗背这孩子走?”

“他要我送他回家啊。”



两边都不乐意了，绑人的那边自不必说，保人的这边心里也不舒服，你说大家追来追去，又打了这么半天累个半死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抢了功劳去，谁能服气呢？看是在个大姑娘的份上也不好下手去拉，就有人说了：“姑娘你把他放下走吧，这没你的事儿。”

金枝鼻子里哼一声，说：“怎么就没我的事儿？我一贯靠花红和酬金过日子，这阵子盘缠快没了，送这孩子回家不是有钱拿吗？”

这话一出来两边人的脸色都变了，闹半天就是存心来劫杠子的，这可不能依了，二话不说，上吧！

金枝肩上背着孩子和背囊，两只手捉着孩子的两条小腿，自然是空不出手来，她倒也不急，见一汉子伸手抓过来，一抬腿，腿比手先到，先踹到那汉子的肋下，把他踹一边去，收腿回来还没放下，头也不回地再向后一拐，脚尖就点在了后面扑过来的另一个汉子的手腕上，那汉子腕子上一麻，手里的刀就拿不住了，“咣”一下掉地上去，剩下的人招式还没使足呢，忽然眼前一花，金枝已经一猫腰从人缝里钻了出来。

金枝背着孩子气定神闲地站在人堆边上：“别想着和我打架，你们还不够那本事，来多少也白搭。”

两边的人都发愣，只要不是傻瓜都看得出这大姑娘说的是大实话，那被踹倒的汉子从地上爬起来，气急败坏地叫：“你也不能这么抢啊，你要挣钱兄弟们也要糊口，有那本事你去劫富济贫不好吗？干嘛要抢我们这些人的生意？”

“虽然对不起你们，可这是正当的挣钱买卖，你们做和我做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金枝背着孩子走两步，回过头来，“什么叫劫富济贫？去有钱人家里抢钱吗？说得好听是个侠，说得不好听还

是个强盗，我到底也是个大家闺秀，怎么可以做强盗？”

再走，是没人敢拦了，两边的汉子眼睁睁地看着那大姑娘背着孩子往四集镇走，心有不甘可也没办法，虽然那大姑娘只是踢了两腿，可只要是练家子，都明白那两腿也不是谁都踢得出来的。再想想，还是不甘心，就有人哭丧着脸在背后叫道：“大姐，你这事儿做的，难道就不是个强盗行径吗？”

金枝在前面走着，听见了，听见了也当没听见。

师父说过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逼得没办法的时候，使点蛮横耍赖的法子也没关系，反正咱们是没名气的小门派，不怕糟践了祖师爷的名声。

荷包里的钱是越来越少，虽然半路上抢了别人的酬金有点对不住人，可总比去吃霸王餐住霸王店好。穷文富武果然是个名理，想想二师兄姚扬在外逃婚的日子比师兄妹几个都长，可到底姚家家道殷实，时不时能找到自家的钱庄拿用，这一路追过来，就没发现他有几次手紧，苦只苦了一干追他的师兄妹，像自己一路挣着钱过来，实在是辛苦。

金枝很生气地想：上次只煮了那家伙两个时辰，果然还是太便宜了他！

小孩子的爹果然是付了酬金，千恩万谢的。金枝早听说四集镇的戏好看，琢磨着去瞅瞅，收了钱投了店便去打听戏社，正好今日里演薛平贵征西，走到戏社门口就听见热热闹闹的锣鼓点子震响，金枝进社里叫壶茶坐着看，看了一折又一折，等戏都散了从茶社里出来，天已经黑透，见一弯儿亮晶晶的上弦月挂在天上，照着四集镇的小河和河上的小桥，别有一番幽静的情调。

白日里的繁华皆散尽，河两边的青石板路上静寂无人，金枝趴在桥栏上看着月亮的影子在桥下的水面上晃晃悠悠，觉着自



己的心也悠悠地晃荡起来。

一只乌篷的小木船从桥洞里划出来，船头坐着个发呆的公子，船从桥下过，似乎是觉着桥上有人，抬头看看，桥上桥下人眼光对上了，一时间都愣住。

“是金枝姑娘吗？”

“裴公子？”

金枝从桥上下来，船泊到岸边，裴公子伸出手去，搀了金枝下船来，两个人看着对方都笑：“真是巧了，竟在这里碰到。”

到底是做了多年的朋友，有的没的话是不说的，从舱里端出几碟小菜一壶酒，两人便坐在船头慢酌闲聊，裴家这阵子在四集镇附近有买卖，裴公子管着这笔生意，自然也就过来张罗，也不过是早上才来，没想到晚上出来坐船游河便遇着故人，心情当然不错。

夜色极静极美的，金枝听着裴公子轻轻说话，觉得这样过日子其实蛮不错。

船沿着四集镇的河摇上那么一圈，夜越发深了，金枝在住的店附近下船，裴公子送到船下，要分手了忽然说道：“以后只怕是不能如此自由。”金枝奇道：“可是家中生意做大了吗？”裴公子苦笑摇头：“哪里，只是母亲要我早日娶妻，以后有了家室，自然要拖累些。”金枝一愣，半晌笑道：“也是，你既是裴家长子，这份责任早该担上。”

两人对揖一礼作别，金枝走两步，听见似有裴公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：“金枝，你可知没有谁能永远地等着谁？”金枝脚步微顿，终未回头，一路离开。

裴公子叹息一声，返身上船，亦是无言离开。

第二日金枝仍是在四集闲逛，四处未见到姚扬踪迹，金枝

想，莫不是那家伙还没到吗？

姚扬是果然没到的，这一日是邻镇的集日，虽说不及四集镇的热闹，也有些玩耍之处，姚扬自然是不能放过，从街这头走到那头，买把扇子摇一摇，清风拂面，心情也清爽了许多。

走到街的尽头姚扬慢了脚步，就见路边相摊的摊主笑着走过来，十分和气的样子，姚扬心中突然就有些发毛，马上脚下加快，便要从摊前走过去。

看相的倒不打算放过姚扬，伸手招呼：“这位客官面相甚好，要不要看一看？”

姚扬停下脚，想一想，回过头来，笑得灿烂：“不必了，我早已经请人看过，知道将来会娶个厉害的女人，所以说什么也不算桃花运的。”

看相的从相摊后伸手过来揪住姚扬的衣角不放：“不算桃花运也可算算别的嘛。”

姚扬把衣角向外抽：“你不是专门来跟我看桃花运的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化成灰我也能认得你。”

看相的呵呵笑，也不放手，从相摊后面直接跳过桌子把姚扬揪得更紧了：“你还没玩够呢？你不回去师兄妹们都不得安生，饶了咱们几个吧？”一边把脸上的胡子扯了，果然就露出大师兄的脸来。

姚扬不依：“我怎么觉得大家都过得很开心呢？现在回去不是太早了吗？”

大师兄还是好脾气地笑：“你不心疼咱们师兄弟也心疼下四



妹，没见她帮着撵你都撵三年了，你自个儿不要紧，别耽误了她。”

“她和裴公子两个？他俩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能有啥事儿？”姚扬使着劲儿总算把衣角从大师兄掌中抽了出来，“四妹那是被我耽搁了吗？她那心思你还猜不出来？”

姚扬嘴里说着，脚下已经开溜。

大师兄倒也不追，往后一靠，坐在相摊的桌子上十分同情地望着姚扬：“你还逃啊？该不会真的怕娶个厉害女人吧？我可又帮你算过，湘姑娘应该是个温柔似水的好姑娘呢。”

姚扬哼一声：“你算十卦，不是有九卦不准吗？”

大师兄呆一呆，姚扬已经逃得远了。

大师兄在背后嚷嚷：“那你这次又往哪儿逃？”

“四集镇。”姚扬回头笑得越发灿烂，“听说那儿戏不错。”